

許明 編著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塔銘墓誌部三 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下

造像

許明 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三 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下

遼寧



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大德誦法師塏銘并序

唐大曆

十三年十一月

釋清晝

西周之叔世，本師淪蹟於拘尸那城，千有餘年。教行東漢，玄綱遐屬，殆如綴旒。而先經異時，至機終義。我唐聖曆中，大方廣梵文四譯斯備，雷霆始懼於魔耳，天地再造於人心，瞳瞳無邊，佛日正出。其時弘道之士，有燉煌公得他心，稱是文殊後身。洎四葉傳於吾師，本孫氏之子，長沙桓王十有三世孫。母也初感夢吞明珠，遂黜蠱惡輩。誕彌厥月，生有異表，中歲若成，寥兮真姿，不棲於俗，顧移榮於道，忘錫羨於家。至十五，辭親從師，依年受具，行學一集，鬱爲教宗。終卷伊呂立功之致，陋黃綺肆志之適，遺形理性，與山木爲羣。故地思貞大師屬我以《華嚴經》、《菩薩戒》、《起信論》。心以靜銳，智與經冥，徹照淵玄，萬法一念。霄景盈空而不見，晨曦溢目而何有？有而不可有者，吾其見真師之心哉！受經彌時，乃疑未契。其夕夢乘大艗，直截滄溟，橫山當前，峻與天極。不覺孤帆鳶戾，懷襄止濟，峯竦竦而忽焉，雲溶溶而在下。既寤，形若委衣，流汗輕醒。自此句義不思而得，一部全文，常現心境，事事無礙之旨，如貫花焉。天寶六年，於蘇州常樂寺畫盧舍那像，寂念初萌，十身竝現。日月何咎？惟吾師自知。大曆二年，講於常州龍興寺，纔登法座，忽有異光，如曳紅縷，漸大繁於香室，久修行者，會中先覩。前後講《大經》十遍、制《義記》十二卷，誠感之事，此類固多，今畧而不載。受業比丘太初，付以香鑪談柄，知其意有歸。深於吾道者，則有尋陽正覺、會稽神秀，亦猶儒氏之有游、夏、荀、孟，雖賢議德，其造形之異乎？至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，沙門惠覺夢巨塏橫仆，陷地二級。無何而吾師示疾，顧門人曰：「生死者，衆人之桎梏，至人之作用。昔尼父逍遙曳杖，發太山之歌，蓋欲顯本知終，示動歸靜。吾非不敏，幸異夫流遁不返者乎？」言已奄然，與物而化。

春秋六十一，惠命三十二。以其年某月日甲乙建塋於某處，終終之義也。噫！素旌晨出，異昔經行，衆籟啾啾以風號，細雨茫茫而天泣。世流有逝，法流何逝而常清；世山自騫，法山何騫而常存。吾知夫一貫而何言，時邗城肅公得離性之文，代予爲銘，刻石松門。詞曰銘無《書上人集》卷九《全唐文》卷九一八

唐故亳州真源縣令李君夫人墓誌銘并序

唐大曆十三

年十二月

唐故亳州真源縣令李君夫人墓誌銘并序

唐大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，故亳州真源縣令李君夫人終於東周履信里私第，春秋六十有四。以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，葬于河南縣龍門之原，禮也。夫人姓雲，河南人也。其先自後魏赫連氏出焉。牧郡宰邑，代不闕位；文學德行，史多其人。曾祖師泰，皇朝朝議大夫、岱州都督府長史。祖昌，皇朝雲麾將軍、守右金吾衛大將軍、兼知少府監。父遂，皇朝朝議大夫、金州刺史。夫人即金州府君第五女也。夫人幼有淑德，美而令儀，能讀史書，尤善絲竹。芳肌細骨，自天而生，清操雅言，不師而得。金州府君以君君有瑚璉之器，廊廟之材，擇而妻之。既歸他族，爰去本枝。勤澆濯以思寧，精黼黻而成飭。奉先姑如養慈母，事君子若對大賓。三千之禮無虧，九十之儀恒備。及李君歿，夫人面絕粉黛，身去綺羅，防忌猜嫌，佩服節行。誨男以典，使導先賢；誡女以歲，令齊昔媛。皆能率由慈訓，克荷家聲。士大夫家，咸以之爲鏡。及春秋漸深，苦空白覺，淨除雜染，精進四依。心入佛乘，意開禪惠。暫居塵世，五濁之難實超；不去俗衣，三界之緣已割。深於禪者，無不嘉焉。初，夫人之將終也，命其子珣曰：「吾聞合祔非古，不可從也。吾早履空門，懷歸淨土，身歿之後，俯精舍以塔吾，使旦暮得聞鍾梵之音，死有歸矣。」珣等恭承遺命，不敢顛越。乃建塔於

龍門之原，東北去廣化寺五十步，西北去護法寺二百步，南去元憲寺二百步，西去寶應寺百步，遵遺制也。嗣子珣、次子璪，以死身非孝，滅性非經，不敢毀傷，欽承宗祀。以年代易變，丘陵有遷，刊石勒文，用旌茂德。文曰：

世光流轉如風急，人世相催若駟奔。綺羅供是棺中士，貴賤同歸野外墳。於惟夫人達至理，能離壞宅入空門。古石勒文旌遠德，荒崗留塔寄幽魂。

《新中國出土墓誌》河南叁千唐誌齋壹上冊二二一頁、下冊

一五三頁

碑刻說明：誌高、寬均四五釐米，二十五行，行二十五字，正書，有界格。二〇〇〇年二月出土於洛陽龍門鎮張溝村。現藏千唐誌齋博物館。

唐故鄭居士墓誌銘

唐大曆十四年五月

虞當

唐故鄭府君墓誌之銘篆蓋

唐故鄭居士墓誌銘

外生朝散大夫、使持節、沔州諸軍事、守沔州刺史虞當撰。

公諱液，字液，滎陽開封人也。其先周鄭武公之後，源流且長，人物不絕。有若東漢大司農康成者，學爲人師；有若後魏中書令幼麟者，文爲世表。公則幼麟之裔孫也。曾祖奉先，永州治中。祖整仁，同州馮翊主簿。父暉，抱德不仕。或僂俛州縣，聲名自高；或栖遲衡茅，徵辟不起。國華人望，男婚女姻，自後魏迄今，代爲盛族。公氣和神寂，言稀兒古。傲倪羲皇之上，逍遙宇宙之中。以軒車搢紳，爲羈絆桎梏。緬想黃綺，希風禽尚。每登山臨水，則忻然忘歸。加以勤脩釋門，深解佛理。其靜也則宴居一室，其動也則周遊四海。故越自河北，至于江南。方問昭王於漢濱，吊屈平於湘浦，而扁舟之興未盡，庚日之灾俄及。以大歷

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，遭疾終於沔州刺史宅之西院。昔公外祖李悌掾於斯，而公生於斯；今外生虞當牧於斯，而公歿於斯。凡壽甲子五百有四，其季三之二也。噫！生於斯而歿於斯，命矣夫！夫人頓丘李氏，先公而亡。有子曰嶮，苦節之士，迢遰萬里，羈孤一身，孺慕崩心，自強不息。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廿日，遷窆於□里□原。恐舟壑潛移，棄田遽改，願刊貞石，永播遺芳。小子不才，多慙酷似，竊陳志行，敬勒斯銘。銘曰：

遐哉世祀，廣矣源流。惟祖惟父，以弓以裘。出則廊廟，處則林丘。公之志業，不墜前脩。大夫之家，瑚璉之器。三冬既就，九霄可致。人之常情，誰不介意。獨能脫略，益見仁智。知命曰賢，不貪爲寶。優遊真境，服食靈草。跡似秦人，年過絳老。以此而歸，得非壽考。精魄莫覩，丘墳在焉。樵童牧豎，壠月松煙。落景難駐，流波不旋。山川或改，德行猶傳。《洛陽新獲墓誌續編》一七九頁

碑刻說明：誌青石質，高、寬均五〇點五釐米，厚十一點七釐米，二十四行，行二十四字，正書。蓋蓋頂，篆書三行九字，第二三行間夾有正書小字「伊闕縣歸義鄉禮也」一行八字。出土於洛陽市伊川縣白沙朱嶺村北磚廠。石藏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。

唐故居士河內常府君墓誌銘并序

唐大曆十四年閏五月

康濟

唐故居士河內常府君墓誌銘并序

德也不德，名也無名，混跡潛機，世莫能識，則常府君之美矣。府君諱俊，字英俊，河內人也。曾祖諱澈，儒林郎。祖諱忠，宣德郎。考諱仙，恒王府典軍。並守位以仁，居敬行簡，德以信成，正以從善。府君早歲悟道，榮寵絕求，蒙難藏諸，晦明脩德。閑耶養正，淨乎天根，虛物存誠，陶空見實。謝名知幻，亡憂樂天，默語行藏，常處中道。而有妻子，俱脩梵行，而處塵勞，恒瑩真性。府君形同於無形，心存於無相。淨於

無爲，昧於無事。知而不知，學而無迹。脩之無因，果胡能測。淨既成矣，曷能久諸？以大曆十有四年三月廿四日，逝於遼西縣歸化里之私第，享年五十有五。其逝也，精爽如歸。謂其妻子，誠念季弟：「尔等而一，其無二焉。始終念茲，無忝斯語。生死者幻，曷足悲乎？淨尔意，焚寶香。」於是乎大稱十念，超間諸禪，俄然無心而歸真也。以其歲閏五月三日，葬於薊城北高梁河南禮賢鄉之原，兆從宜也。夫人太原王氏，同脩梵行，尤精妙理，彼美淑人，德佐君子。季弟光朝承重，哀過其礼，孝心天生，世議二龍，花連一寶。嗣子叔清，幼而冲和，以繼父業，仁善本性，知之自然，薰雜惡聞，肌骨天淨。並號訴蒼天，血染墳域。冀垂不朽之文，永旌冈極之德。假手於我，詞無愧焉。銘曰：

閏世生兮而可宗，羣英仰兮德可攻。我生萃兮觀其風，哲人萎兮何所從。

房山野人康濟撰并書。

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二七册一八六頁 《隋唐五代墓誌匯編》北京大學卷第二册一

七頁

碑刻說明：拓片高五五釐米，寬五三釐米，二十行，行字不等，正書。北京西直門外出土，周肇祥舊藏，後歸北京市文物工作隊。

大唐故資敬寺尼常清墓誌銘并序

唐大曆十四年九月

麴信陵

大唐故尼常清墓誌銘正蓋

大唐故資敬寺尼常清墓誌銘并序

鄉貢進士麴信陵撰。

自大雄示滅，象法住世，若非宿植清靜，天資朗澈，則安肯脫身於塵界之外，落髮於佈金之地。尼常清，俗姓馬氏。曾祖正會，隴右節度使、左武衛大將軍，贈光祿卿。祖晟，左司禦率府參軍，贈太子太保。父璘，

涇原鄭□□節度使、尚書左僕射、扶風郡王，贈司徒。皆道光佐世，勳貫前古。夫生高門族姓之家，而能外珠翠文繡之飾者，鮮矣。故先人難奪其節，奏居此寺，佛性懸解，自然生知，律儀嚴整，闇與理合。青蓮不染，獨生於芝水之中；白月孤圓，迥出於重昏之際。雖禪宗法將，無不歎服。以爲我法重興，屬在於此。豈意報身已滿，戒珠韜光，以大曆十四年九月四日，遷化於當寺。越十月卅日，葬於銅仁原。法侶哀痛，相看如失。且夫生滅應現，法本無常，所歎妙年，未登具戒。嗚呼哀哉！乃爲銘曰：

玉質蘭熏，生於德門。早厭塵俗，夙知道源。禪河洗垢，慧炬照昏。應身雖滅，佛性常存。

表兄前鄭州原武縣令席輔書。《唐研究》第七卷四五〇頁

碑刻說明：誌青石質，高、寬均四二釐米，厚九釐米，十九行，行十九字，行楷書。蓋蓋頂，高、寬均四七釐米，厚七釐米，三行，行三字，正書。一九九五年元月出土於西安市東郊霸橋區洪慶鎮田王村。

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并序

唐大曆十四年十月

金獻貞

夫法之體也，非名非相，則盲聾智者莫能觀其趣；心之性也，若存若亡，則童蒙理者焉可測其源。故有學無學，纔嘗香鉢之飯；二乘三乘，寧得藥樹之果。言禪卽者，卽末還本之妙門，因心階道之元路，歸之者銷沙劫之罪，念之者獲塵刹之德。況乎經年累代，積行成功，深之又深，其極致歟！粵若位登五七，聲亘三千，紹佛種，傳法燈，卽我神行禪師受其記焉。禪師俗姓金氏，東京御里人也。級千常勤之子，先師安宏之兄曾孫。積善薰心，曩因感性，年方壯室，趣於非家，奉事運精律師。五綴一網，苦練二年。更聞法朗禪師在踰踞山，傳智慧燈，則詣其所，頓受奧旨。未經七日，試問之曲直微言，冥應以卽心無心。和上歎曰：「善哉！心燈之法，盡在於汝矣。」勤求三歲，禪伯登真，慟哭粉身，戀慕卽極。遂以知生風燭，解滅水泡，遠涉大陽，專求佛慧。乘危碧浪，不動安心之念；對險滄州，逾策護戒之情。誓願堅固，承佛神威，孤帆直

指，得到彼岸。時屬凶荒，盜賊亂邊，勅諸州府，切令捉搦。吏人遇而詰之，禪師怡然而對曰：「貧道生緣海東，因求法而至耳。」吏不得自放，撿繫其身，廿有四旬矣。於是同侶俟其無人時，說桎梏而息焉，僉語之曰：「汝盍如此耶？」答言：「吁，我於往昔造罪業，故今見罹苦。甘心受之，竟不脫休。斯則忍辱納汙之迹，和光匿耀之事也。」事解，遂就于志空和上。和上即大照禪師之入室。朝夕鑽仰，已過三年，始開靈府，授以元珠。不壞微塵，便撮大千經卷，非舒方寸，遍遊百億佛刹。常游泳於性海之深源，恒翱翔乎真空之幽際。泊於和上欲滅度時，灌頂授記曰：「往欽哉。汝今歸本，曉悟迷津，激揚覺海，闕已歸寂，應時豁爾，得未曾有。挑慧燈於虛室，凝定水於禪河。故遠近見聞，尊重瞻仰，不可殫載矣。然後還到鷄林，倡導羣蒙。爲道根者，誨以看心一言；爲熟器者，示以方便多門。通一代之祕典，傳三昧之明燈。實可謂佛日再杲自暘谷，法雲更起率扶桑。設欲括三達，單十方，書其迹，寫其功，庸詎能記一分之德耳。所冀道身地久，慧命天長。於戲！能感已盡，所應方移。此則導師隱顯，理必然故。生平七十有六，大曆十四年十月廿一日，終於南岳斷俗之寺。是日也，圓穹黯黤，三光爲之晦冥；方祇振動，萬物因茲零落。甘泉忽竭，魚龍驚躍其中；直木先摧，猿鳥悲鳴其下。於時素緇飲化，遐邇同聲。或聞異香，飛錫空而電奔；或觀瑞雲，乘杯流而雨驟。泣血焚身，盡心葬骨，殆三紀矣。其處則懸崖萬丈，流水千尋，逃名洗耳之隱居，拋世遁迹之幽棲。定沼泓澄，深藏慧日之光；空林蕭索，長引禪風之響。北倚獨立之高岡，西隣三藏之迥谷。挂煙月於山頭，捐金玉於淵底。豈惟地理之崔嵬，復乃靈神之洞窟也。記云「雞足石室，摩訶迦葉守法衣，待慈氏」，豈非是歟？世世稱巖，今見在茲，成蹤自爾，其狀如門，門闢之期，未知幾許。如是聖跡，其數孔多，難可詳悉耳。今我三輪禪師者，宿殖衆妙，本有三身，心無自性，悟不由他，同修道業，互作師資。於時安禪餘暇，熟慮寰中。謂言無形之理，不建像而莫覩；離言之法，非著文以摩傳。悲夫慈父懷玉而歸，窮子得寶幾日。是以招名匠，畫神影，造浮圖，存舍利，燒戒香，洒定水。致懇惻於先聖，將龜鏡於季葉焉。有若大隱明朝之賢，棲心道境之士，策念韋提之貴，亞迹圓寂之徒，相顧誓言，我等數人，共承沙佛，齊念塵僧。由

是稟紫氣於桂苑，挺玉葉於金枝。分鸞鑣，驅鳳駕。休沐清河之上，泛舟楫於巨川；蹈舞黃屋之下，作棟梁乎大廈。世上可觀，於斯爲盛。盛必有衰，古人所傳。哀哉人世！生也獨自以來，死亦共誰而去。欸爾未知過隙，俛仰無有是非。若欲出火宅而登露地，截三有以歸一如者，教網多端，不如三覺；助道非一，隨喜爲最。故命忠直之吏，勸潔淨之僧，將茲有限之財，造彼無窮之福。於是取石名山，伐木幽谷。刊翠炎，構紺宇。庶幾標萬古之景迹，歷千秋而不雕。所謂人能宏道，豈虛言哉！善逝遺法，付囑國家，良有以也。僕以狂簡無材，忸怩有愧，欲贊元化，輒錄短懷。未淨一心之地，詎升三學之堂。冀將螢火之燭，竊助明景之暉。前識早計，焉可以擺指求月，剖卵責晨也哉？惟願天池有涸，願海無涯，水旱焦浸，碑銘固存。然後汭汭有識，蠢蠢含靈，灌法水於神器，長道牙於心田，永出愛欲之泥，齊登涅槃之岸云爾。其詞曰：

深哉覺海，量等虛空。無名無相，寂寂融融。就中最勝，三學爲宗。心心傳祖，言語難通。初因佛起，來詣溟東。誰能神解，則我禪公。辭親捨室，超出樊籠。入山求道，踰海尋蹤。韜光被苦，策念成功。師資每遇，目擊相逢。凝神壁觀，獨步唐中。還歸日域，引導羣蒙。逗機應物，授藥無窮。茲緣已畢，化彼天宮。遺形空谷，脫影雲峯。同聲輻湊，擗踊摧胸。慈光已滅，追戀何終。有一真僧，親承法要。神會一如，心藏衆妙。非言非默，即寂即照。出定慙憶，偏哀淺識。彩畫神影，容儀不忒。更造浮圖，再修功德。萬古千年，傳燈軌則。金城鼎族，紫府親皇。一心若海，百谷爲王。前修激發，結願平章。齊沾法雨，同遇佛光。清河舟楫，黃屋棟梁。寰中所望，以此爲昌。儻來若夢，榮落無常。涅槃迢遰，何不貯糧。勸僧潔行，選士忠良。刻銘雕石，卜地成堂。山崩海竭，此欲無央。日居月諸，茲文久彰。上從有□，□至金剛。四生蠢蠢，三界汭汭。殮禪悅食，飲解脫漿。咸臻覺道，速詣真場。

金光照和尚碑

唐大曆年間

金光照和尚者，其先河南府澠池縣人也。俗姓李氏，年十三出家，依於新安縣寶雲寺主靈粲爲師。至年十九，入洪陽山祖述迦葉和尚，伏勤三年，猶如一日。可謂衣不解帶，布褐遮身，殘形毀容，勤求至道。和尚謂曰：「道常無爲，而無不爲；佛常無應，而無不應。守斯守一，勤則居三。雖恒沙異名，隨緣攬化；而彼岸同體，感物從權。且清涼山者，諸佛之應化也。衆生緣重，爾可住焉。」師既親受言教，來至汾州。泊寶應中，遇姦臣兇動，戎馬生郊，師阻難中，未可前路，乃迴入馬頭山，經姑射山，又轉至檀特山。六年居山，事慧超禪師，誓願苦身，以崇至學。每興重願，以救蒼生，志在山林，祈無上覺。禪師知其願重，乃命速行。轉至屋党山下院，師於惠悟和尚諮參至理。又聞方山純達禪師德行清高，名譽遠徹，既至其所，禪師一見，乃問：「師從何而來？」師曰：「從無所來。」禪師乃接以微言，豁然啟悟，乃知衆生即佛，佛即衆生，三界圓通，惟一心耳。遂住嵩山，經於三載，禪習爲務，守戒爲常。每自思曰：「臺山之願，竟未心屬。」我國家聖德廣運，日月照臨，功高百王，業濟千古。至唐大曆二年，方達五臺山，於大華嚴寺萬菩薩院安止。其日忽雷電交發，雨雹駭飛，師乃駭心，默念大聖。俄爾晴霽，倏覩白光，從臺飛下，光中千佛，嚴麗赫然。師涕泣交流，舉身投地，而爲作禮。比至舉首，忽然其前湧出高樓十丈，有千葉花座而以盛之。遂見諸佛舒金色臂，三摩師頂，告師曰：「爾從今已去，應名金光照耳。」諸佛令師誦《金剛般若》，以爲恒式，言訖忽然不見。師心內喜躍，感悟良多。翌日禮辭寺衆，遂詣祕魔岳，幽居進德，日有所新。後又自西臺忽雷風暴震，飛電注雹，良久雲開，谷騰黃霧，倏忽之間，千變萬化。師一心瞪視，誓求佛果，應時和風清暢，雲霧競湧。忽見維摩居士、普賢菩薩、文殊師利，師悲泣禮拜，忽然不見。又見二童手引師直詣臺頂，見二如來，淨如琉璃。

璃，內外明徹，紫光蔽日，白氣浮天，徧滿山林，盡同金色。同行伴侶，罔知厥由。後又詣東臺那羅延窟，遙見三僧乘白雲湧出，至前便隱。又至夜三更已來，忽見窟前樓閣層峙，天樂嘹唳，至數日已。却往祕魔，居止六載。後繁峙縣令呂才俊堅請至縣，虔心供養。後代州都督辛雲晁聆師之德望，差指使迎入大雲寺居止爲首，廣興佛事。後不知其所終云耳。《全唐文》卷九九三

會善寺時居士殘碑

唐代宗時

上闕等濟衆闕願故若男若闕至於奉前佛闕飲馬洛川，悉索聞人脅從爲闕說三之奧旨，會不二之妙門，詮經闕及闕咸得奏請以革之。正法載行，曠劫闕三月三日示有□微疾，沐浴跌坐，謂門闕年九九之數，僧臘六十有一。道俗奔闕門人等號泣罔聞，窮慈靡極，乃相闕於山北寺，將有俟焉。居士名時闕年正月十七日，自山北寺遷闕王公縉、弘農楊公綰爲支許闕之峻極者矣。良輔昇下闕 《唐文續拾》卷十三

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塏銘并序

唐建中元年二月

釋清晝

夫萬有朝徹，獨立而不改，其妙空乎？洎鴻濛已還，民溺情海。安不幻之跡，喪全真之旨。若識浪不作，幻何有哉？我釋迦本師，獨開宗極。遽而告滅，降蘊魔也；在而言逝，爲狂子也。以八萬四千正法，首付飲光，飲光已下二十四聖，降及菩提達磨，繼傳心教，有七祖焉。第六祖曹谿能公，能公傳方巖策公，乃永嘉覺、荷澤會之同學也，方巖即佛川大師也。大師諱惠明，俗姓陳氏，漢太丘長寔之後，世居潁川。顯祖某，永嘉南遷，爲司徒掾。陳氏受禪，四代祖仲文有佐命之勳，封丹陽公。祖某，雙溪、穀熟二縣宰。考某，

蘭陵人也。大師雖世有榮閥，而未嘗自稱，蓋處塵世之餘累矣。先夫人初感之日，如持佛戒，足惡履於葷圃，口不嘗於蠶器，神夢彷彿，長聞法音。既而誕焉，年漸及卯，方祈捨俗，大人從之，至受具時，即開元七年也。耳未誘於聲戒，眼不瑕於色塵。清行剋終，如鑒寒玉。嘗謂人曰：「昔者繁刑首作，伯成子高遁焉。吾雖不捨律儀，而惡乎淨論紛若，心印心之法至矣哉！」西詣方巖，頓開心地。於戲！冥冥其機，赫赫其師。寂乎大空之淵而不疑，放乎萬緣之律而不變。天寶年，將有願於清涼山，淮汴阻兵，師乃旋策，偶與禪侶西之宛陵，於上石門置蘭若三所。有大戲來擾，如撫獠焉。既屬時艱，民多饑荐，羣盜欲至，輒號呼先報，往往徵焉。先是，楚鄉弋獵爲事，不聞佛號，但狗殺心。我大師以慈行之至，尚能使猛虎不暴，騰猿不擾，而況于人乎？故舉鄉之毗，浣心革面，撤網裂罟，子來于我。至天寶五稔，爰止乎魚陂道場。有瑀公者，白土史宗之流，迹邇行微，世莫之識。始相見曰：「南祖傳教，菩薩來何晚耶？」他日與瑀公登魚陂峰頂，見東南有山，蒼琅獨秀，謂瑀公曰：「吾與此山宿有緣矣。」天寶八年，有制度人，州將韋公南金舉高行黑白狀，請隸名州中寧化道場，大師固辭。韋公不屈其志，遂改隸佛川，即疇昔魚陂所望之峰，梁吳均故宅之所。地志云：青山東南掘得古像二軀，莫知年代也。獲像之地，靈泉忽湧，因此名爲佛川焉。泉側有吳王古廟，風俗淫祀，濫以犧牲。於是大師哀之，乃詣祠宮禪坐。洎夕中夜，雷雨洊至，林摧瓦飛。頃之，雨收月在，見一丈夫，容甚盛大。師謂曰：「居士生爲賢人，死爲神明。奈何使我蒼生，每被血食，豈知此事殃爾業耶？」神曰：「非弟子本意，人自爲之。」禮懺再三，大師乃授以菩薩戒。神欣然曰：「若和尚移寺，弟子願捨此處，永奉禪居。」言畢不見，其後果移寺焉。於祠側獲銅盤之底，篆文是吾師法號。更有異器，畧而不書。建中元年春，忽顧左右，愀然而歎曰：「夫人生百年，蓋一念耳，昧者安知揭日月以趨新哉？吾將往淨方，爾曹勉之。」於時報年八十四，僧臘五十一。以其年正月十一日有疾，其日庭木春悴，山雨晝冥，猛虎繞垣，悲嘯而去。十二日，奄然長往。二月十二日，建塋於佛川西山。有慈烏滿林，舉衆驚異。受法門人，自湘谿淮楚，不遠而至，有若孤秉律綱，默持心印，惠解比丘即其人也。德與物敷，言隨性寢，聲采不飾，世

謂渾金，惠敷比丘即其人也。外學以文，內修心行，跡不疑聖，機能造微，如知比丘即其人也。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公幼平、顏公真卿、獨孤公問俗、杜公位、裴公清，惟彼數公，深於禪者也。謝太傅之通於宗要，殷淵源之造於精微，常恐大師之言，將墜於地，顧謂小子志之。子曰：「必使覩至人之奧，知地位之極，則未敢聞命。若盛美之跡，人所見聞，何嘗敢忘？請退而記之，刻諸靈石。」詞曰：

青山我廬，白雲我曹。吾師處焉，人遐跡高。跡高伊何，降心鍊魔。傳教方巖，傾珠竭河。持而不檢，放而不過。匪雲異月，如水與波。見獨超超，證法無兩。生死誰羈，我不可鞅。若搖空輪，如楚風響。何爲告滅，亦由狂子。忽示雙桐，空棺隻履。佛去川在，人亡寺留。使吾舊境，寂寞長秋。泣露草繁，悲風樹滿。此物無心，盡如淒斷。門人千萬，昔爲法來。悟者不覺，常情自哀。祥花雨墜，靈塋峯開。真子相顧，全身在哉。

《畫上人集》卷八 《全唐文》卷九一七

唐故隰城郡太夫人太原郭氏墓誌并序

唐建中元年五月

唐故隰城郡太夫人太原郭氏墓誌并序

太夫人太原人也，列考代州長史。夫人適右衛中郎隴西李氏。有子四人，並擊鍾鼎。門列畫戟，家習清規。爲將也，有遠祖之風；爲文也，多荊州之癖。太夫人性惟純孝，志操冰霜。嚴肅持家，母儀可則。專精內典，遍覽外書。幼歲知名，初筭出適。享年七十有四。天寶十一載八月四日卒於新秦郡，權安厝之。旋遇祿山作逆，未及遷移，於茲卅載矣。於戲！寰海飜浪，卅餘年。先考授律專征，不遑寧處，所以厥志未就。先考見薨，臨終之言，敢忘寤寐。嗣孫，前大理正，特奏恩命，以詔遷神，令中使內府□徐君進往彼扶護。於大曆十四年二月十二日□□□□，以建中元年五月廿一日移葬長安縣義陽鄉高陽原，就次子開府儀同

三司、行太僕卿高邑公舊塋，遂先考本志也。太夫人以志崇佛法，心在出家，雖未削髮披衣，頗亦妍精真理。臨終之日，遺誠置塔，不令合□，如違吾言，無異□□□□孝孫□□奉行。令於先人域內，別造塔遷之，以遂祖妣之志。其銘曰：

悠悠彼蒼，苟有其□。冥冥萬古，附于高陽。神理不昧，魂兮如在。孝孫奉行，茲塔千載。《西安

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》五三四頁

碑刻說明：誌石高四〇釐米，寬三九釐米，二十行，行二十字，行楷書。四側飾蔓草紋。一九九九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館。

唐蘇州開元寺律和尚墳銘并序

唐建中元年七月

釋清晝

至人於生死一也，物有之，我亦有之。若日月可食，虛空可汙乎？在至人爲宅心之勝地，誠瞽夫不返之瀑流哉。於戲！我法自五天，揚於漢廷，八俊四賢，橫世傑出。後之學者，聆休風，企高躅，何吾師之穆其芬馥歟？吾師諱辨秀，字某，先劉氏之子，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。列祖某，永嘉南遷，爲丞相掾。四代祖遠，隨東陽守。顯其遺榮之蹟，畧載本枝，全其拔俗之高，不書後葉，蓋亦垂訓之意乎！吾師幼孤，伯父哀字，禮如教立，孝自天生，而宿植緣深，心田欲稔。因請伯父從師出家，伯父哀而捨之，事靈隱某禪師。因問師人道之次，師語曰：「夫爍火大明乎太虛，以爍火之心，當太虛之境，境非心外，心非境中，兩不相存，兩不相廢。今我所證，是爾所知，曷有萬法之深淺優劣乎？」語畢，如涼風入懷，醒然清悟。天寶四年，受戒於東海大師鑒真，傳講於會稽大師曇一。至德中，舉高行，隸名開元。乾元中有詔，天下二十五寺，各定大德七人，長講戒律，吾師其選也。頃年淨土一門，不愆於念。嘗謂人曰：「昔聞西方之行，是有相大乘，此乃蓬心不直達之說。何者？夫出言即性，發意皆如。而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，況我正念乎？」於時六十七天年，三十六僧夏，十六壇場，孤制律樞，正持僧綱，自胥湖南北，皆宗仰焉。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，寢疾而

逝。其時有庭樹一本，枝葉扶疎，及吾師將亡之朝，花正拆而遽萎，條始繁而方折，亦恒河水上旃檀樹枝榮枯之意也。其年七月五日，遷靈龕於武丘西寺松門之右。嗚乎！青山不歸，白林長謝，秋原之上，萬境皆悲，雨冥冥而晝陰，水洩洩而東逝。門人道亮、道該、清會、亮以毗尼繼其行，會以才學儔其賢，該以詞華蹤其美。三子之外，居廊廡者，充江漢焉。故觀察使韋公元甫，觀察李公栖筠，今虢州刺史李公紆，今御史中丞李公道昌。林下之迹可追，山陰之遊尚想，懷人撫事，相顧泫然。晝實濩才，曷足揄揚盛美？以吾釋門之事，安敢讓焉。銘曰：

本師示終兮玄綱絕，香山崩兮香海竭。大地動兮旃檀折，人天冥兮千光滅。我師出嗣兮遺教張，如何斯人兮天不滅。星既雨兮地亦霜，生涯昧兮四流長。捧遺言兮循往迹，庭無人兮月寂寂。百年遐壽兮日長夕，萬春上服兮塵已澱。門人慟兮世人悲，瞻影塔兮山之垂。宿昔經行兮舊路岐，雲眇眇兮雨霏霏。方域盡兮長桑移，樂石香名兮不蹇不虧。《畫上人集》卷八 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八六 《全

唐文》卷九一八 《開元寺志》人文第五

唐故臨壇大德乘如和尚靈塔銘

唐建中元年八月

簫和尚靈塔銘篆額

唐故臨壇大德乘如下闕

大師号乘如，姓蕭，梁武帝六代闕皇朝太子洗馬。大師神龍年中，七闕以律藏爲生□□□□□子闕學。□大□長老人莫得而知闕故□□□餒實甚□身有□時服闕門居臨壇之□卅八年闕恩詔追赴上都，□安□西明兩寺闕代宗多可其奏。行年八十一，大曆闕已□夏六十有一。門人哀闕於嵩嶽寺中□□□兄曰時和闕矣。

歎曰：大師捨我而闕秉律大師。□達闕法忍之資。大師下闕

碑陰

皇唐兩京故臨壇大德乘如和尚碑陰記

和尚法諱乘如，俗姓闕度於東都崇光寺勤求佛事。闕殊勝之域。世問心地於寂公。虛闕玄宗以其行密道高，特詔爲臨壇大闕歸。會冤憎者解□釋憾，嘗以念佛功德爲闕坐或行，耳無輟聽。非夫淺深善誘，說可衆闕以弘教。雖委身儉艱，竭己衣食，皆不□倦闕和尚振錫箕穎，南登江漢，曰依而行，□全忠闕肅宗即位之明年也，聞而嘉之，徵還長安，親闕與□隨，趣定惠而將捨對，上益稱歎闕代宗御極，禮有加焉。於對敷之時，納付囑之闕賴。尋以羸老，懇請閑居，優詔許之。遂宴闕弟子曰：法性無住，世相不留，緣報寄形，形盡闕赴，哀震京師。佛日以之昏霾，禪林以之摧折。闕約曰：我居士，和尚之仁兄也。東山未旋闕和弱歲與和尚常居中岳，雖生滅之理闕護，起身塔於高丘，不忘本也。和尚昔與闕之遊。而數公蘊崇德馨，迭居台輔，莫不隨其闕堂□□□上乘，如何一朝，空慕遺闕。建中元年龍集庚申仲秋下闕《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》卷三二

碑刻說明：碑殘，連額存高二尺四寸，廣一尺九寸五分。十五行，行存八字至十三字不等，字徑一寸，正書。碑陰二十行，行存八字至十

八字不等，字徑五分，正書。

唐故比丘尼智明玄堂記并序

唐建中二年二月

唐故比丘尼智明玄堂記并序

師法号智明，俗姓張氏，生於明代，長自善門。早懷恭敬之心，每有住持之志。頃以移天難越，繫戀身心。自良人弃捐，妄念都捨，恒依法侶，糸道問津。晚歲出家，始契心地。去煩籠之愛染，修福智於慈門。